

印度对北美情报工作的发展进程、 主要目标及战略重点

杨佳琪 张 特 刘奕玮

摘要：在国际局势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印度对北美的情报工作因经常造成双方外交关系紧张而引发关注。通过印度前情报官员的回忆录、加拿大和美国官方档案以及相关文献资料，可以探究印度在北美地区情报工作的发展历史、组织架构、主要目标、战略重点和效果。印度对北美情报工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期，主要通过印度调查分析局和印度情报局、驻外使领馆、海外民间组织和线人网络等开展情报工作。印度对北美情报工作的目标有打击和遏制“卡利斯坦运动”、监控并利用海外印度裔社区、关注并影响北美对印度政策、塑造有利于印度的舆论氛围。印度对北美情报工作的重点包括依托人力情报收集、建立多层次的监控体系、与别国情报机构联合工作、强化和拓展与北美政界的联系、引导舆论方向和加强对反情报工作的关注与部署等。经过多年积累，印度的北美情报工作抑制了“卡利斯坦运动”，促进了印度与北美国家的反恐合作，但也波及北美印侨社区的内外关系，而且因印度情报活动涉暗杀事件曝光，还导致了印度与相关国家的外交关系紧张。

关键词：印度情报机构；北美；卡利斯坦运动；调查分析局；海外情报活动

收稿日期：2025—01—21

作者简介：杨佳琪（1997—），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印度外交；张特（1996—），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东南亚非传统安全；刘奕玮（1997—），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非传统安全。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印太战略下‘东盟中心地位’重构与中国—东盟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项目编号：20&ZD146）和2025年中山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全球南方’视角下印度之东盟政策演变的跨学科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迅速发展的当下，各国的情报工作都是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变得日益重要。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新兴大国，印度在与西方国家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同时，也逐渐注重在西方国家内部的情报行动。2023年6月18日，加拿大锡克教分离主义者哈迪普·辛格·尼贾尔(Hardeep Singh Nijjar)在温哥华被暗杀。对于此案件，加拿大时任总理贾斯廷·特鲁多(Justin Trudeau)表示要寻找印度特工与尼贾尔之死存在联系的确切指控。^①该案件导致印加关系紧张，2024年10月14日，印度撤回在加拿大的6名外交官；加拿大外交部则声明驱逐印驻加高级专员以及其他5名外交官，并称这6人均为涉尼贾尔案人员。^②2023年11月，美国也称制止了一起在美暗杀锡克教分离主义者古尔帕特旺特·辛格·潘农(Gurpatwant Singh Pannun)的行动。^③对于此案及相应的问题，美国时任总统乔·拜登(Joseph Biden)与政府高层分别与印方进行了有关讨论。^④2024年4月，《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美方认为，暗杀古尔帕特旺特的计划得到了印度情报机构调查分析局(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当时的负责人萨曼特·戈尔(Samant Goel)的批准。^⑤这一指控被印外交部否认，但印方表示将成立委员会调查该事件以回应美方关切。^⑥2025年3月，美国情报总监塔尔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访印期间，

① David Ljunggren and Steve Scherer, “Canada Says It Suspects India Involved in Sikh Leader Murder”,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mericas/canada-has-info-india-was-behind-slaying-sikh-leader-newspaper-2023-09-18/>, 访问时间：2024年11月13日。

② Krishn Kaushik, Sakshi Dayal and Promit Mukherjee, “Canada Expels Top India Diplomats, Links Them to Murder of Sikh Leader”, <https://www.reuters.com/world/india-says-canadas-allegations-against-its-diplomats-preposterous-2024-10-14/>, 访问时间：2024年11月13日。

③ Jeff Mason and Shivam Patel, “US Thwarted Plot to Kill Sikh Separatist in America”,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us-thwarts-plot-kill-sikh-separatist-issues-warning-india-ft-2023-11-22/>, 访问时间：2024年11月13日。

④ 张晶翼：“潘农案与印美关系”，复旦发展研究院，2024年1月2日，https://fddi.fudan.edu.cn/_t2515/d4/4d/c21253a644173/page.htm，访问时间：2024年11月13日。

⑤ Greg Miller, Gerry Shih and Ellen Nakashima, “An Assassination Plot on American Soil Reveals a Darker Side of Modi’s India”,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4/04/29/india-assassination-raw-sikhs-modi/>, 访问时间：2024年11月13日。

⑥ Shaikh Azizur Rahman, “India Rejects Washington Post Report on Alleged Plot to Kill US-Based Sikh Activist”, <https://www.voanews.com/a/india-rejects-washington-post-report-on-alleged-plot-to-kill-us-based-sikh-activist/7593833.html>，访问时间：2024年11月13日。

美印又就在美锡克教组织等问题进行了会谈。^①因此，印度在北美地区的情报活动引发了西方广泛关注，这不仅暴露了印度与西方的分歧，也体现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事实上，印度在北美开展情报工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其独立初期，而且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家利益的拓展，工作的重心和模式也在不断调整。

自印度独立以来，其情报部门为维护国家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学界实际上对印度情报机构及其运行机制探讨得不多，^②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印度的情报合作^③、情报部门的发展历史^④和情报改革^⑤，但专门关注印度对北美情报工作的研究极少，仅有的相关论述散见于情报官员的回忆录、研究印加关系^⑥和印度情报工作^⑦的文献中。相关研究很少的原因之一便是印度对保密信息进行了严格管理，除了已有的《1923 年官方保密法》对安全信息共享的限制之外，印度政府在 2021 年修订了《1972 年中央公务员（养老金）规则》，新修订

① Shivam Patel, “India Asks US to List Sikh Group as Terrorist Organisation, Indian Source Says”, Reuters, March 18,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india-asks-us-list-sikh-group-terrorist-organisation-indian-source-says-2025-03-18/>,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21 日。

② Ryan Shaffer, “Unraveling India’s Foreign Intelligence: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 Intelligence*, Vol. 28, No. 2, 2015, p. 252.

③ 参见：杨康、刘博怡：《英国学派视野下国际情报合作的动因与路径——以美印情报合作为例》，《情报杂志》，2024 年第 12 期，第 1—6 页；兰培轩、魏长春：《印度情报合作的推动因素分析》，《情报杂志》，2023 年第 8 期，第 7—12 页；高一丹、辛昕：《美印情报合作评析》，《情报杂志》，2022 年第 10 期，第 22—30 页。

④ 参见：Dheeraj Paramesha Chaya, “Proximity or Sycophanc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igence and Policy in the Nehruvian Era, 1947-64”, *South Asia: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 Vol. 45, No. 4, 2022, pp. 621-636; Ryan Shaffer, “Unraveling India’s Foreign Intelligence: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 Intelligence*, Vol. 28, No. 2, 2015, pp. 252-289; Avinash Paliwal, “Colonial Sinews of Postcolonial Espionage: India and the Making of Ghana’s External Intelligence Agency, 1958-61”,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44, No. 4, 2021, pp. 914-934; Ryan Shaffer, “Significant Distrust and Drastic Cuts: The Indian Government’s Uneasy Relationship with Intellig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 Intelligence*, Vol. 30, No. 3, 2017, pp. 522-531.

⑤ 参见：张立辉：《莫迪政府对国家情报系统的改革：重点、动因与启示》，《情报杂志》，2024 年第 8 期，第 1—7 页；吴思奇、迟慧：《印度“危机驱动型”情报改革模式研究》，《情报杂志》，2024 年第 2 期，第 11—17 页。

⑥ Vineeth Thomas and Agney G. K., “Shadows of Mistrust: The Strained India-Canada Relationship”,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Journal*, Vol. 30, No. 3, 2024, pp. 1-6.

⑦ Ryan Shaffer, “Unraveling India’s Foreign Intelligence: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 Intelligence*, Vol. 28, No. 2, 2015, pp. 252-289.

内容强调，若前雇员未经许可发布“与组织领域相关的，在印度安全和情报部门工作获得的任何信息、材料或知识”，印政府有权扣发其养老金。^①然而仍有一些印度前情报官员撰写了回忆录，如印度调查分析局航空研究中心（Aviation Research Centre）主任曼尼卡姆（R. N. Manickam）、印度调查分析局辅秘拉曼（B. Raman）、印度调查分析局联秘辛格（V. K. Singh）、印度调查分析局中级官员亚达夫（R. K. Yadav），以及印度情报局（Intelligence Bureau）副局长马罗伊·克里希纳·达尔（Maloy Krishna Dhar）。^②

一、印度对北美情报工作的发展进程与组织架构

自冷战以来，印度便在北美悄然铺设情报网络，通过持续扩展情报机构、驻外使团、海外组织与线人体系，逐步形成一个层级分明、跨境联动的情报架构。这一体系不仅是对“卡利斯坦运动”等历史安全议题的长期回应，也反映出印度的全球战略重心调整，主动将北美纳入国家安全与舆论塑造的前沿阵地。

（一）印度对北美情报工作的发展与演变

自20世纪中期以来，印度对北美情报工作的发展过程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与成效，折射出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与变化。

1. 印度对北美情报工作的起步阶段

印度对北美情报工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期，但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任印度总理期间，印度对外情报部门未得到大的发展，这一时期，印度的外交和情报机构主要关注的是国内局势以及邻国局势，尚未将北美视为重要情报战场，相反将北

^① Ryan Shaffer, “India’s Foreign Intelligence History and Future Challenges”,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Vol. 39, No. 4, 2023, p.742.

^② Ryan Shaffer, “Unraveling India’s Foreign Intelligence: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 Intelligence*, Vol. 28, No. 2, 2015, p. 253.

美作为情报体系建设的学习对象。如在 1949 年印度政府派遣情报局长桑吉维 (T. G. Sanjeevi) 访问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西方国家，研究这些国家的联邦警察系统和情报部门，为印度情报局的对外情报部门提供指导。^① 1968 年，印度调查分析局正式成立，成为印度专门的对外情报机构。为获取印度重点关注国家的情报，调查分析局局长拉梅什瓦尔·纳特·考 (Rameshwar Nath Kao) 得到了时任外交部长特里洛基·纳特·考尔 (Triloki Nath Kaul) 的帮助和配合。情报站得以在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建立，许多警察和军官被借调到这些岗位上。^②

2. 印度应对分裂主义的情报强化与暂停

20 世纪 70 年代，“卡利斯坦运动”兴起，印度对北美情报工作逐渐加强。“卡利斯坦运动”是一个锡克教分离主义运动，目标是在印度旁遮普地区建立一个名为“卡利斯坦”的锡克人主权国家。北美当时已成为锡克教分离主义者的重要基地，印度政府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1971 年，印度调查分析局便在北美开始了对“卡利斯坦运动”的情报监控，关注分离主义分子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活动，并密切监测北美印度裔社区。同时，印度政府也开始通过驻外使馆派驻情报人员，利用外交身份对分裂主义活动进行监控和情报收集。^③ 此外，在 1975—1976 年，印度调查分析局也曾与法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以及伊朗情报与国家安全部建立合作关系，加强对美国的情报收集。^④ 1977 年莫拉尔吉·德赛 (Morarji Desai) 当选印度总理，他指责印度调查分析局在国内策划了针对反对派领导人的行动，严格限制了该机构的发展。由此，印度调查分析局的招募工作几乎停止，秘密行动也被迫中断，许多新招募人员因其上级未能及时整合而被边缘化。^⑤

^① Dheeraj Paramesha Chaya, “Proximity or Sycophanc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igence and Policy in the Nehruvian Era, 1947-64”, *South Asia: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 Vol. 45, No. 4, 2022, pp. 629-630, p. 639.

^② R. K. Yadav, *Mission R&AW*, New Delhi: Manas Publications, 2014, p. 29.

^③ Yatish Yadav, *RAW: A History of India's Covert Operations*, New Delhi: Westland Publications, 2020, pp. 218-219.

^④ B. Raman, *The Kaobos of R&AW: Down Memory Lane*, New Delhi: Lancer, 2007, p. 21, pp. 39-48.

^⑤ Yatish Yadav, *RAW: A History of India's Covert Operations*, New Delhi: Westland Publications, 2020, p. 4.

3. 印度在北美的情报工作恢复与扩张

1980年1月，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再次担任总理，印度调查分析局的活动逐渐恢复。^①与此同时，“卡利斯坦运动”在北美达到了高峰，一些由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锡克教青年组成的组织相继成立，例如国际锡克教青年联合会（International Sikh Youth Federation）、达尔·卡尔萨（Dal Khalsa）、巴巴尔·卡尔萨（Babbar Khalsa）等。这些组织提倡通过暴力运动实现所谓的“卡利斯坦”独立。而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对这些组织予以关注。1980年，印度调查分析局成立了一个独立部门，专门收集关于国外锡克教极端分子活动的情报。^②1984年的“蓝星行动”（Operation Blue Star）是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主导的一场以打击旁遮普锡克分离主义为目的的军事行动。该行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英迪拉·甘地遇刺事件，进一步激化了印度国内局势，导致锡克教激进势力在北美的活动日益频繁。印度情报部门通过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情报网络，密切监控锡克教激进分子。1985年，因印度航空182号航班遭遇锡克教分离运动组织的恐怖袭击，印度进一步加强了在北美的情报行动。印度调查分析局也强化了对北美锡克教社区的渗透，派遣特工监视分裂主义组织，试图通过分化和渗透手段削弱他们的影响。1986年，加拿大要求印度调查分析局全部撤出，此后印度情报部门又恢复行动。^③随着冷战结束，“卡利斯坦运动”也有所减弱，但锡克教激进势力依旧活跃，尤其是在加拿大。印度调查分析局继续在北美维持其情报网络，监视这些组织的动向。

4. 21世纪以来印度情报工作的升级与外溢

进入21世纪，印度情报机构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全球恐怖主义威胁。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事件后，印度调查分析局在美国和加拿大等

^① Yatish Yadav, *RAW: A History of India's Covert Operations*, New Delhi: Westland Publications, 2020, p. 4.

^② B. Raman, *The Kaoboyz of R&AW: Down Memory Lane*, New Delhi: Lancer, 2007, pp. 86-87.

^③ Maloy Krishna Dhar, *Open Secrets: India's Intelligence Unveiled*, New Delhi: Manas Publications, 2005, p. 305.

国扩大了其情报网络和影响力。^①自 2010 年起，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印度情报机构在北美的活动更加注重信息战和引导舆论的力度。印度政府利用虚假信息和相关技术，试图在北美的政治环境中推动有利于印度的议题。^②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执政以来，锡克教相关问题再度升温。^③2020 年，因莫迪政府修改了农业法，导致印度数十万农民涌入首都新德里抗议；印度怀疑居住在国外，尤其是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激进锡克教活动分子煽动了国内的农民抗议。由此，海外“卡利斯坦运动”分子再度成为印度对外行动的重点。印度情报人员称，要在境外势力发动袭击或制造骚乱之前就将其消灭。^④2023 年，美国和加拿大指责印度参与了在美加的锡克教人士的暗杀事件。这些事件引发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对印度调查分析局的不满，导致多名印度调查分析局高级官员被要求离开。据悉，印度调查分析局旧金山站点的负责人和伦敦站点的行动副主任被要求辞职，印度调查分析局驻渥太华站点的站长帕万·赖（Pavan Rai）被驱逐，同时印度调查分析局在旧金山和华盛顿特区的站点被关闭。这也是印度调查分析局自 1968 年以来首次在北美关闭其情报站点。^⑤

（二）印度对北美情报工作的组织架构

印度对北美的情报工作依托一套逐步成型的多层次组织架构。该

^① “Investigation: India’s Spies Infiltrated West Long Before Canada’s Murder Claim”，<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global-europe/news/investigation-indias-spies-infiltrated-west-long-before-canadas-murder-claim/>，访问时间：2024 年 11 月 13 日。

^② Canadian Public Inquiry into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Federal Electoral Processes an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Before the Public Inquiry Into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Federal Electoral Processes an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https://foreigninterferencecommission.ca/fileadmin/foreign_interference_commission/Documents/Submissions/Factual_Phase/Sikh_Coalition.pdf，pp. 8-9，访问时间：2024 年 11 月 13 日。

^③ 谢超：《印度应对印美价值观分歧的策略变化、动因及影响》，《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5 年第 1 期，第 27 页。

^④ Hannah Ellis-Petersen, Aakash Hassan and Shah Meer Baloch, “Indian Government Ordered Killings in Pakistan, Intelligence Officials Claim”，<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4/apr/04/indian-government-assassination-allegations-pakistan-intelligence-officials>，访问时间：2024 年 11 月 13 日。

^⑤ Girish Linganna, “Explained: Why RAW Shut Down Its North American Bases”，<https://newsable.asianetnews.com/india/explained-why-raw-shut-down-its-north-american-bases-s519m9>，访问时间：2024 年 11 月 13 日。

架构以调查分析局与情报局为核心，驻外使领馆为关键支点，辅以若干亲印度民间组织和线人网络、北美印度裔社区，并借此向北美主流政治体系进行战略性渗透。

首先，印度对北美情报工作的核心机构是情报局和调查分析局。印度情报局是印度内政部下属的内部安全和反情报机构。1968年前，该局一直负责处理国内和国外情报。为强化对外情报收集，1968年，在时任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的促成下，印度调查分析局正式成立，由拉梅什瓦尔·考担任首任局长。^①印度调查分析局只对总理办公室负责，由总理办公室任命局长；预算执行由总理监督，议会不能对其进行审计。^②印度调查分析局负责规划和实施对北美的情报活动。随着大量锡克教移民涌入加拿大，印度情报局也被允许在加拿大开展行动；从已披露的信息可看出，该决定大约是1981年做出的。^③印度情报局会向驻北美的高级专员公署、大使馆和领事馆派驻官员。^④当然，印度其他情报部门的人员也在北美活动，如在1981—1985年任印度驻多伦多的副领事达文德·辛格·阿卢瓦利亚（Davinder Singh Ahluwalia）便曾为印度军事情报部门工作，在加拿大开展了一系列的情报行动。再如，哈尔帕尔·辛格·古曼（Harpal Singh Ghuman）在建立国际锡克教青年联合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负责该组织在加拿大的发展。据悉，此人是印度中央调查局（Cent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安插的间谍。1987年驻温哥华领事古林德·辛格（Gurinder Singh）也是印度中央调查局警司。^⑤

其次，印度驻北美使领馆在情报工作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印度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使领馆不仅是外交活动的中心，也是情报收集的重要基地。这些使领馆通过与当地政府、执法和情报机构建立合作关

① Ryan Shaffer, “Unraveling India’s Foreign Intelligence: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 Intelligence*, Vol. 28, No. 2, 2015, p. 259.

② Ryan Shaffer, “Significant Distrust and Drastic Cuts: The Indian Government’s Uneasy Relationship with Intellig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 Intelligence*, Vol. 30, No. 3, 2017, p. 523.

③ Yatish Yadav, *RAW: A History of India’s Covert Operations*, New Delhi: Westland Publications, 2020, p. 231.

④ Avinash Paliwal, “Colonial Sinews of Postcolonial Espionage: India and the Making of Ghana’s External Intelligence Agency, 1958–61”,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44, No. 4, 2021, p. 918.

⑤ Zuhair Kashmeri and Brian McAndrew, *Soft Target: How the Indian Intelligence Service Penetrated Canada*, Toronto: James Lorimer & Company, 1989, p. 19, pp. 46–48, p. 128.

系，分享情报并共同应对安全威胁。^① 同时，在驻外使领馆中，印度特工有时会以外交官身份活动，利用这一掩护进行情报收集与渗透。^② 1985 年的《今日印度》便曾报道称，“在过去两年里，印度政府对海外团体的情报工作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来自印度调查分析局和情报局的情报人员以外交官身份被派驻到多伦多、温哥华、伦敦、华盛顿、纽约、波恩和巴黎等重要的大使馆中。”如在 1985 年印度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政治参赞维贾伊·库马尔 (Vijay Kumar) 便是一名情报人员，负责调查分裂主义分子与美国政客的联系。^③ 1983 年，印度情报局官员达尔到印驻加拿大高级专员公署任参赞，时任高级专员希瓦·拉马克里希南 (Shiva Ramakrishnan) 认为锡克教激进势力在上升，便将使馆情报和宣传部门交由达尔负责。^④ 1987 年，达尔被驱逐出加拿大，同时被驱逐的印度驻多伦多副领事布里吉·莫汉·拉尔 (Brij Mohan Lal) 也是情报人员。^⑤

再次，一些北美民间组织也对印度情报工作和情报收集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度教美国基金会 (Hindu American Foundation, HAF) 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非营利组织，成立至今已超 20 年。2014 年莫迪上台以来，该组织得到了印度政府的支持，积极游说美国议员，影响美对印政策，从而使之符合印度的利益。如莫迪担任印度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曾因宗教间暴力事件问题而被美国拒发签证。2013 年，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瑟夫·皮茨 (Joseph Pitts) 提议，重申美国不向莫迪发放签证。因此，当时印度教美国基金会就曾积极拜访了签署该决议的所有国会议员办公室，试图改变议员们的立场。2019 年，该组织 80 多名代表与 100 多位美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举行了会议，敦促通过一项将印度提升为美国的主要非北约盟友的决议。同时，该组织也收集不利于印度的信息，并试图引导舆论方向。2022 年，国民志愿服务团 (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高级成员钱德雷斯·萨

① B. Raman, *The Kaoboyz of R&AW: Down Memory Lane*, New Delhi: Lancer, 2007, pp. 153-155.

② Asoka Raina, *Inside RAW: Story of India's Secret Service*,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 Ltd., 1981, p. 25.

③ Zuhair Kashmeri and Brian McAndrew, *Soft Target: How the Indian Intelligence Service Penetrated Canada*, Toronto: James Lorimer & Company, 1989, pp. 45-53.

④ Maloy Krishna Dhar, *Open Secrets: India's Intelligence Unveiled*, New Delhi: Manas Publications, 2005, p. 283, pp. 288-289.

⑤ Zuhair Kashmeri and Brian McAndrew, *Soft Target: How the Indian Intelligence Service Penetrated Canada*, Toronto: James Lorimer & Company, 1989, p. 128.

拉亚（Chandresh Saraiya）通过家族基金会向印度教美国基金会捐赠5万美元，其中部分用于“追踪媒体中的反印度教分子”。^①再如，印度的虚假信息实验室（Disinfo Lab）是由印度调查分析局情报人员创立的组织，旨在抹黑印度的国外批评者。^②为了更有效地获取信息，印度情报机构还建立了广泛的线人网络。印度调查分析局在美国等多国招募、培训并部署了线人和秘密行动小组，所有这些行动都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③这一网络中有锡克教社区中的成员，他们能够提供关于“卡利斯坦运动”及其支持者的内部信息。印度情报机构还与地方政治家和商业领袖建立关系，通过这些线人获取对印度有利的情报，并在北美地区增强印度的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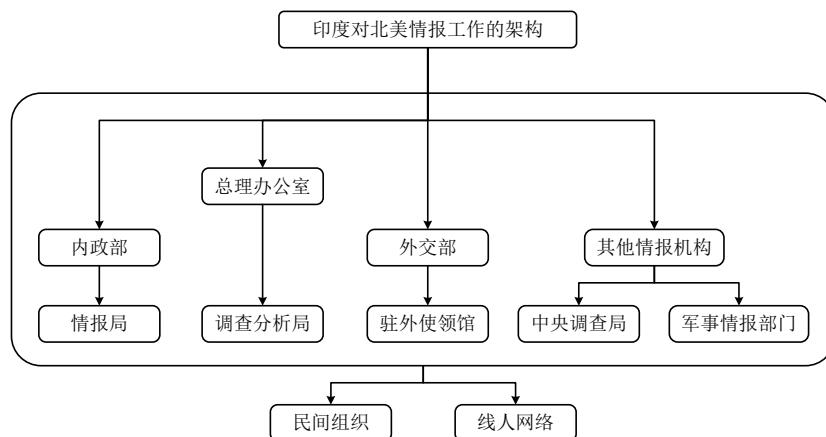


图1 印度对北美情报工作的架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Mukta Joshi, “Who Is Lobbying for India’s Modi Government on Capitol Hill?”, <https://www.aljazeera.com/features/2024/10/15/who-is-lobbying-for-indias-modi-government-on-capitol-hill>, 访问时间：2024年11月13日。

② Gerry Shih, Clara Ence Morse and Pranshu Verma, “Covert Indian Operation Seeks to Discredit Modi’s Critics in the U.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3/12/10/india-the-disinfo-lab-discredit-critics/>, 访问时间：2024年11月13日。

③ Yatish Yadav, *RAW: A History of India’s Covert Operations*, New Delhi: Westland Publications, 2020, p. 7.

二、印度对北美情报工作的主要目标

印度在北美开展情报工作的目标主要是基于国家安全战略、海外影响力扩展以及国际话语权塑造等多重因素的考量。整体而言，印度既意在遏制海外分裂主义的现实威胁，也谋求整合侨民资源，并在境外塑造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以下将从四个方面具体剖析印度在北美情报工作中的主要目标。

（一）打击和遏制“卡利斯坦运动”

印度在北美地区开展情报工作的首要目标是系统性打击与遏制锡克教分离主义势力的跨境活动，阻断其与印度本土的联动威胁，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这一目标的紧迫性源于“卡利斯坦运动”在北美长期活动且日趋组织化、国际化；20世纪70年代起，加拿大与美国逐渐成为锡克教激进分子策划资金募集、舆论动员甚至暴力行动的核心基地。^①印度政府意识到，若放任海外分裂势力在北美扩张，将直接威胁印度国内旁遮普邦的安全局势，更可能通过跨境煽动引发政治连锁反应，动摇中央政府的合法性根基。^②因此，印度对北美情报工作的核心战略目标，始终围绕“遏制分裂主义跨境渗透”展开。

首先，阻断分裂势力的跨境资源流动。北美锡克教社区的庞大人口与经济网络，为“卡利斯坦运动”提供了稳定的资金募集渠道与人员招募平台。印度情报部门通过长期监测发现，加拿大、美国等地的部分侨民向印度境内输送资金，资助分离主义武装活动。^③为此，印度将切断分裂势力的资源供应链，致力于定位北美锡克社区中的关键

^① Yatish Yadav, *RAW: A History of India's Covert Operations*, New Delhi: Westland Publications, 2020, pp. 218-219.

^② Hannah Ellis-Petersen, Aakash Hassan and Shah Meer Baloch, “Indian Government Ordered Killings in Pakistan, Intelligence Officials Claim”,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4/apr/04/indian-government-assassination-allegations-pakistan-intelligence-officials>, 访问时间：2024年11月13日。

^③ Yatish Yadav, *RAW: A History of India's Covert Operations*, New Delhi: Westland Publications, 2020, p. 213.

资助节点，破坏其跨境资金与武器输送网络。

其次，瓦解海外分裂组织的架构与领导人。北美“卡利斯坦运动”的组织建立了层级分明的指挥体系。鉴于此，印度情报机构将定点清除作为核心目标，通过监视、渗透、策反、情报共享等手段，清除海外分裂组织的核心领导层，破坏其指挥链与行动能力。^①

再次，预防海外势力对印度本土的渗透与煽动。锡克教分离主义的威胁不仅在于海外活动本身，更在于其对印度本土稳定的持续侵蚀。印度政府认为，北美激进分子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宣传，同时还在旁遮普招募人员，加之有国际人员流动的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实行串联，以此煽动旁遮普邦民众。因此，印度情报工作的另一关键目标是监控北美锡克社群与印度本土的通信联络，识别并阻断可能引发国内动荡的跨境煽动行为。^②

（二）监控并利用海外印度裔社区

印度在北美地区对印裔社区情报工作的核心目标是通过系统性监控与策略性干预，确保海外印度侨民群体的政治倾向与印度国家利益保持一致。

首先，印度希望实时掌握北美印裔社区的政治动态。印度情报部门尤其关注侨民社区内部可能的反政府或分裂主义倾向，通过覆盖社区各个层面的情报收集渠道，试图建立一套完整的风险评估与危机防控机制，目的是在威胁扩散至印度国内之前即予以消除或压制。^③

其次，印度情报工作的另一目标是分化海外印裔社区内的政治共识，削弱可能威胁印度安全的集体行动能力。印度意识到完全压制海外社区的反政府声音并不现实，于是转而扶持亲印的社区领袖与温和

① Zuhair Kashmeri and Brian McAndrew, *Soft Target: How the Indian Intelligence Service Penetrated Canada*, Toronto: James Lorimer & Company, 1989, pp. 19-21; Maloy Krishna Dhar, *Open Secrets: India's Intelligence Unveiled*, New Delhi: Manas Publications, 2005, pp. 296-297, p. 299, p. 302.

② Yatish Yadav, *RAW: A History of India's Covert Operations*, New Delhi: Westland Publications, 2020, p. 248; Hannah Ellis-Petersen, Aakash Hassan and Shah Meer Baloch, “Indian Government Ordered Killings in Pakistan, Intelligence Officials Claim”,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4/apr/04/indian-government-assassination-allegations-pakistan-intelligence-officials>, 访问时间：2024年11月13日。

③ Yatish Yadav, *RAW: A History of India's Covert Operations*, New Delhi: Westland Publications, 2020, pp. 207-245.

派人士，形成亲印度的主流声音，从而孤立和削弱社区内激进、反印力量的影响力。^①这种分化策略不仅有助于降低海外印裔群体对印度政府的敌意，也能够有效防止分离主义诉求在海外社区进一步扩大和蔓延。

再次，印度情报机构还明确将北美印裔社区视为可供调动的战略资源。依据披露的信息，印度调查分析局成立的目标之一便是关注海外的大量印裔人口，这些群体通常能形成强大的游说力量，从而在国际舞台上声援和支持印度。^②美国有印裔人口 516 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 1.54%；^③加拿大有印裔人口 134 万人，占加拿大总人口的 3.7%。^④因此，印度调查分析局会关注印度侨民对北美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包括其在商业、教育和文化领域的活动，借此更好地利用侨民资源，以助力印度的外部环境塑造和国内发展。^⑤

（三）关注并影响北美对印度政策

印度情报工作在北美地区的目标还包括持续关注、引导并影响北美国家对印政策取向。这一目标并非局限于单一的外交事件或短期的政策博弈，而是着眼于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的机制，试图打造一个稳定且跨党派的亲印度政治力量。印度在北美积极部署情报资源，试图通过一系列秘密或半公开的操作手段，塑造有利于其自身国家利益的政治环境。

首先，印度情报机构通过设立代理人网络，将势力渗透至北美的政治与社会层面。如印度情报机构秘密扶持加拿大的民选官员、印

^① Zuhair Kashmeri and Brian McAndrew, *Soft Target: How the Indian Intelligence Service Penetrated Canada*, Toronto: James Lorimer & Company, 1989, pp. 19-21.

^② Asoka Raina, *Inside RAW: Story of India's Secret Service*,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 Ltd., 1981, p. 16.

^③ “US Census Data”, U.S. Census Bureau, <https://data.census.gov/table/ACSDT1Y2023.B02018>,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21 日。

^④ Statistics Canada, Government of Canada, “Ethnic or Cultural Origin by Gender and Age: Canada, Provinces and Territories, Census Metropolitan Areas and Census Agglomerations with Parts”, <https://www150.statcan.gc.ca/t1/tbl1/en/tv.action?pid=9810035601>,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21 日。

^⑤ Foreign Interference Commission of Canada, “Briefing to the Prime Minister on Foreign Interference Threats to Canada’s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CAN015842”, https://foreigninterferencecommission.ca/fileadmin/foreign_interference_commission/Documents/Exhibits_and_Presentations/Exhibits/CAN015842.pdf, 访问时间：2024 年 11 月 13 日。

度裔加拿大人社区成员以及当地文化媒体机构。这些代理人中，有些是自愿参与的，有些则是不知情的，但他们都在无形中成为印度在加拿大利益的代言人，^① 无形中推动了有利于印度的政治氛围和政策取向。

其次，印度情报机构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策略，以传播印度关于锡克教问题的观点，借此说服北美国家领导人相信“印度是锡克教恐怖主义的受害者”，^② 进而引导北美国家在涉“卡利斯坦”问题上采取与印度立场一致的态度，这些策略的影响对象不仅限于印度裔群体，而是逐渐扩大至北美主流社会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非印裔政界、学界或媒体人士。^③ 通过精准的利益诉求与话语引导，印度试图构建一个跨族群、跨领域的利益共同体，从而在更广泛的层面维护其声称的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利益。

（四）塑造有利于印度的舆论氛围

印度情报机构希望主动塑造有利于印度的舆论环境。这一目标并非简单地应对或反驳具体的批评，而是通过系统性的信息操控和叙事建构，形成一种具有持久效应的国际话语权。

首先，印度情报机构希望在北美的政治环境和少数族裔媒体中提升其正面形象，从而助力印度在北美的利益实现。通过与亲印媒体和其他媒体的合作，印度大力传播自身文化、经济和社会成就方面的正面信息，从而增强印裔社区对母国的认同感，并且希望改变其他族裔

① Foreign Interference Commission of Canada, “Briefing to the Prime Minister on Foreign Interference Threats to Canada’s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CAN015842”, https://foreigninterferencecommission.ca/fileadmin/foreign_interference_commission/Documents/Exhibits_and_Presentations/Exhibits/CAN015842.pdf, 访问时间：2024年11月13日。

② Maloy Krishna Dhar, *Open Secrets: India’s Intelligence Unveiled*, New Delhi: Manas Publications, 2005, p. 299.

③ Marie-Josée Hogue, “Public Inquiry into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Federal Electoral Processes an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Initial Report”, https://foreigninterferencecommission.ca/fileadmin/user_upload/Foreign_Interference_Commission_-_Initial_Report__May_2024_-_Digital.pdf, p.93, 访问时间：2024年11月13日。

对印度的看法，塑造良好的印度国际形象。^①

其次，印度情报机构也在及时监测媒体和社交平台上的舆论动态，识别并分析可能对该国形象造成危害的负面信息，切断或压制对印度不利信息的传播渠道，防止负面叙事发酵成为影响北美政策制定的舆论压力。同时对一些负面信息采取措施进行反制，利用虚假信息破坏对手的信誉和影响力。如针对锡克教分离主义者或其他反印群体和个人，印度通过散布负面信息来降低这些群体在北美社会中的支持度和影响力，以此动摇对手的社会基础，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印度自身立场，使其在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②

三、印度对北美情报工作的战略重点

印度在北美的情报工作复杂且多维，涵盖多方面内容。依据 1983 年印度情报官员达尔在加拿大任参赞时，与担任渥太华使团团长的恰特瓦尔（S. J. S. Chhatwal）确定的优先任务清单，可以看到印度的情报工作包括：渗透锡克社区和寺庙、渗透旁遮普的印刷和电子媒体、在加拿大锡克工人中发展秘密线人、宣传有利于印度政府的资讯、争取主流加拿大印刷和电子媒体的支持、定期会见加拿大外交部官员和皇家骑警分享情报、与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外交官及加拿大国会议员建立联系以获取信息等。当时这些优先任务清单呈报给了印度外交部主管人事的联秘，并得到了批准。^③同样，印度情报部门在美国也有类似的活动，据此可以一窥印度对北美情报工作的重点。

^① Canadian Public Inquiry into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Federal Electoral Processes an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CAN019456, SITE TF, Speaking Points for EC Brief”, https://foreigninterferencecommission.ca/fileadmin/foreign_interference_commission/Documents/Exhibits_and_Presentations/Exhibits/CAN019456.pdf, p.3, 访问时间：2024 年 11 月 13 日。

^② Canadian Public Inquiry into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Federal Electoral Processes an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Before the Public Inquiry Into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Federal Electoral Processes an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https://foreigninterferencecommission.ca/fileadmin/foreign_interference_commission/Documents/Submissions/Factual_Phase/Sikh_Coalition.pdf, pp. 8-9, 访问时间：2024 年 11 月 13 日。

^③ Maloy Krishna Dhar, *Open Secrets: India's Intelligence Unveiled*, New Delhi: Manas Publications, 2005, pp. 293-294.

（一）依托人力收集情报

印度对北美的情报工作高度依赖人力收集，这是其情报工作的核心方式之一。印度调查分析局辅秘拉曼在回忆录中写道，印度调查分析局官员在国外并不从事技术情报的收集，他们主要靠人力收集情报，并将其发送回总部，同时根据公开信息撰写分析报告。^①印度调查分析局通过特工和线人渗透北美的印度裔社区，这些线人帮助印度获取所在社区的内部信息，为印度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如在1987年，印度调查分析局特工莫汉·克里希纳（Mohan Krishna）被要求不惜一切代价获取有关加拿大锡克教核心领导人计划的所有信息。在抵达加拿大后，他开始与温哥华一座锡克教寺庙的线人对接，成功收集并传回了有关巴巴尔·卡尔萨在加拿大活动和针对印度计划的情报。在随后的时间里，克里希纳继续在渥太华、温尼伯、埃德蒙顿、多伦多、温哥华的锡克社区、媒体和寺庙中，发展线人网络以获取关于“卡利斯坦运动”支持者和资助者的情报。1988年10月，国际锡克教青年联合会的一名成员投靠克里希纳，因该成员一直与其组织的领导层关系密切，遂由此掌握了这一组织领导人的档案。再如，1988年11月，印度调查分析局特工迪内什·马图尔（Dinesh Mathur）前往美国安那波利斯市，与一个“卡利斯坦运动”组织成员会面，该成员向其提供了印度阿姆利则和菲罗兹布尔（Ferozepur）地区的“卡利斯坦运动”分子藏匿地点和身份信息，这些地区是旁遮普邦恐怖活动最为频繁的区域，故所获取情报得到印度安全部门的重视。此外，分裂主义领导人贾格吉特·辛格·乔汉（Jagjit Singh Chohan）的顾问苏查·辛格（Suchcha Singh）不仅向马图尔提供了国外前往印度的武装分子姓名，还提供了“卡利斯坦运动”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资助者姓名。由此，马图尔摧毁了乔汉在美国的活动网络。^②2024年，据加拿大皇家骑警局长迈克·杜赫姆（Mike Duhamel）称，印度驻加拿大的外交官和领事官员仍在利用其官方身份从事秘密活动，例如，直接或通过其代理

① B. Raman, *The Kaoboyz of R&AW: Down Memory Lane*, New Delhi: Lancer, 2007, p. 187.

② Yatish Yadav, *RAW: A History of India's Covert Operations*, New Delhi: Westland Publications, 2020, pp. 207-245.

人为印政府收集情报，同时印特工也在利用加拿大国内外各种组织来收集信息。^①而公开信息收集也是情报工作中一个相对低风险但同样重要的方式。印度情报机构获得的关于美国等国家的政治情报中，有 90% 来自互联网和当地媒体的公开渠道。^②

（二）建立多层次的监控体系

印度北美情报部门曾试图渗透特定社区和组织，以增强在当地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并极力接触相关社区的领导层和重要人士，企图在组织内部施加影响。这种渗透不仅涉及信息收集，还包括试图分化社区、削弱其团结，如印度驻多伦多的副领事阿卢瓦利亚便接触了锡克教社区的领导人。当地一名地位显赫的锡克教专业人士认为阿卢瓦利亚是在分裂社区并削弱社区力量。^③ 1983 年，印度情报官员达尔在加拿大使馆任参赞时，学习了果鲁穆奇文的阅读和书写，并学习了在旁遮普马杰哈（Majha）地区使用的纯正旁遮普语，他随后与锡克教徒同吃同祈祷，并假装共同批评印度政府。达尔逐渐赢得了锡克社区中一部分人的好感，他甚至被允许进入当时被极端分子控制的锡克寺庙。同时，达尔也表示，他与当时的印度驻加拿大副高级专员默尼拉尔·特里帕蒂（Manilal Tripathy）及其承担了信息与宣传工作的妻子沙什·特里帕蒂（Shashi Tripathy）共同做了很多情报工作，他们深入渗透了加拿大锡克人居住的主要城市，并在美国芝加哥、纽约、加利福尼亚州和西雅图认识了一些朋友，这些朋友为他们在世界锡克教组织（World Sikh Organisation）和“卡利斯坦”理事会（Council of Khalistan）的情报活动提供了支持。^④

印度的情报工作也高度集中于监控北美的印度侨民社区。印度的

^① Stewart Bell & Mercedes Stephenson, “How Indian Government Agents in Canada Targeted Modi’s Opponents”, <https://globalnews.ca/news/10811118/indian-government-agents-canada-modi-opponents/>, 访问时间：2024 年 11 月 13 日。

^② V. K. Singh, *India’s External Intelligence: Secrets of 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 (RAW)*, New Delhi: Manas Publications, 2007, p. 159.

^③ Zuhair Kashmeri and Brian McAndrew, *Soft Target: How the Indian Intelligence Service Penetrated Canada*, Toronto: James Lorimer & Company, 1989, pp. 19-21.

^④ Maloy Krishna Dhar, *Open Secrets: India’s Intelligence Unveiled*, New Delhi: Manas Publications, 2005, pp. 296-297, p. 299, p. 302.

线人网络、特工等密切监视侨民社区中的分裂主义分子，并对其活动进行详细的情报收集，确保及时获取潜在威胁的信息。早在 1971 年，驻美的印度调查分析局特工就向印度政府通报了“卡利斯坦运动”在北美大陆活动日益增加的情况，印度调查分析局的官员和印度外交官当时则以非正式方式建议纽约锡克教社区的主要成员不要参与相关的示威活动。^①在 20 世纪 80 年代，印度政府的情报人员跟踪并密切监视分裂主义领导人乔汉，记录了其在美国和加拿大每一场会议，并列出了前来听讲的锡克教徒的名单。同时，印度也对“卡利斯坦运动”的一些聚集点进行监视，如在加拿大多伦多布鲁尔西街（Bloor Street West）的旁遮普餐厅曾是“卡利斯坦运动”的中心，此地在包括印度调查分析局的多个情报组织的监视之下。^②近年来，印度情报部门也加强了对锡克教徒和其他被视为不忠于莫迪政府的海外团体的监视。^③来自加拿大的材料也可以证明印度确实在北美有渗透和监控行为。如加拿大安全情报局于 1985 年初在对锡克教徒和东印度裔的情报报告中新增了对印政府的关注，这表明该国情报人员意识到印度正在加拿大境内从事秘密活动。当时的多伦多市警察局种族关系部门东印度和巴基斯坦分部的警官也认为，印度情报部门在对多伦多锡克教和印度教社区进行渗透。^④

（三）与他国情报机构进行关联回合作

印度在其北美情报工作中，也重视与其他国家情报机构的合作。首先，印度调查分析局曾与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以及伊朗情报与国家安全部建立合作关系，以加强对美国的情报收集能力。1971 年印巴战争期间，美国海军核动力航空母舰驶入孟加拉湾，向印度施加

① Yatish Yadav, *RAW: A History of India's Covert Operations*, New Delhi: Westland Publications, 2020, pp. 218-219.

② Zuhair Kashmeri and Brian McAndrew, *Soft Target: How the Indian Intelligence Service Penetrated Canada*, Toronto: James Lorimer & Company, 1989, p. 7, p. 18.

③ Greg Miller, Gerry Shih and Ellen Nakashima, “An Assassination Plot on American Soil Reveals a Darker Side of Modi's India”,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4/04/29/india-assassination-raw-sikhs-modi/>, 访问时间：2024 年 11 月 13 日。

④ Zuhair Kashmeri and Brian McAndrew, *Soft Target: How the Indian Intelligence Service Penetrated Canada*, Toronto: James Lorimer & Company, 1989, p. 31, p. 50.

压力。时任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认为美国的敌意不仅针对印度，也针对其本人。英迪拉·甘地发现中央情报局渗透和影响了印度国内政治。因此，她要求获得更多有关美国意图的情报，但印度的调查分析局能力有限，特别是在海洋情报收集方面。为增强情报获取能力，印度在印度洋国家新设监听站以及调查分析局新站点，同时印度也与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联络，以获取关于美国的情报信息。随后，印度调查分析局局长拉梅什瓦尔·考还决定与法国情报机构合作，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并建议将伊朗情报与国家安全部纳入，形成三方网络。法国提供了设备并成功建立了印度国内监测站，而国外监测站则因印度的外交使团的反对未能建立。但至 1977 年英迪拉·甘地败选后，印度调查分析局预算大幅削减，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又使三方合作终止。由此，该项目并没有产生太多有关印度洋事态发展的情报。^①其次，印度还通过与北美当地情报机构的合作来加强其情报工作。印度与北美执法和情报机构密切合作，分享有关锡克教分离主义的情报。印度驻多伦多的副领事阿卢瓦利亚便曾与加拿大政府和警察部门的高级官员交好，并分享关于锡克教徒的情报。^②在印度航空 182 号航班空难后，加拿大也加强了与印度情报部门的合作，与印度调查分析局和印度情报局分享有关“卡利斯坦运动”的信息。^③美国也与印度进行了一定合作，中情局 1987 年报告称，美国有 15 万锡克教徒，其中一些人向印度的极端主义组织提供资金，美曾以共谋罪逮捕了几名锡克教徒。^④

（四）强化和拓展与北美政界的联系

印度情报官员通过与北美的政界人士建立联系，以此影响其对印政策和立场。如印度航空研究中心的建立得到了美国情报界的协助，印度调查分析局局长拉梅什瓦尔·考曾担任该机构主任，这使他与美

① B. Raman, *The Kaoboyz of R&AW: Down Memory Lane*, New Delhi: Lancer, 2007, p. 21, pp. 39-48.

② Zuhair Kashmeri and Brian McAndrew, *Soft Target: How the Indian Intelligence Service Penetrated Canada*, Toronto: James Lorimer & Company, 1989, pp. 19-21.

③ B. Raman, *The Kaoboyz of R&AW: Down Memory Lane*, New Delhi: Lancer, 2007, p. 153.

④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India and the Sikh Challenge, NESA87-10015”,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s/CIA-RDP06T00412R000606740001-7.pdf>, p. 13, 访问时间：2024 年 11 月 13 日。

国情报机构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帮助他建立了一个广泛的联系网络。随后为了消除里根政府对英迪拉·甘地的阿富汗政策的误解，拉梅什瓦尔·考曾访问华盛顿特区并成功进行了游说。^①印度官员还通过外交手段和政治游说，促使北美地区采取有利于印度的立场。比如在1983年印情报官员达尔在加拿大的印度使馆起初是任参赞的，随后被任命了政治顾问的掩护职位。这让他可以更好地接触到一些加拿大国会议员、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他认为这一调整不仅有利于情报获取，而且可以帮助传播印度关于锡克问题的观点，以此说服加拿大领导层相信“印度是锡克教恐怖主义的受害者”^②。此外，加拿大的“外国干涉联邦选举程序和民主制度的公开调查”报告披露声称，“印度的代理人……通过秘密向加拿大政界人士提供非法资金支持，以确保亲印度的候选人当选或对已就职的候选人施加影响。”^③

（五）塑造舆论导向

印度对北美的情报工作还包括通过信息战和操控舆论，影响公众和驻在国政府对锡克教分离主义的看法。印度通过媒体散布对其有利的信息，将“卡利斯坦运动”与恐怖主义挂钩，以此塑造北美公众对该运动的负面印象，削弱锡克教分离主义在北美获得的支持。如印度在1985年声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有一个营地在培养锡克教恐怖分子，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特工帕特·奥尔森（Pat Olson）和弗雷德·吉布森（Fred Gibson）认为这是一条编造的假信息。^④近年来，印度也在利用庞大的社交媒体和亲印度人民党新闻媒体网络，传播针对加

① B. Raman, *The Kaoboyz of R&AW: Down Memory Lane*, New Delhi: Lancer, 2007, pp. 115-117.

② Maloy Krishna Dhar, *Open Secrets: India's Intelligence Unveiled*, New Delhi: Manas Publications, 2005, p. 299.

③ Marie-Josée Hogue, “Public Inquiry into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Federal Electoral Processes an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Initial Report”, https://foreigninterferencecommission.ca/fileadmin/user_upload/Foreign_Interference_Commission_-_Initial_Report__May_2024_-_Digital.pdf, p. 93, 访问时间：2024年11月13日。

④ Zuhair Kashmeri and Brian McAndrew, *Soft Target: How the Indian Intelligence Service Penetrated Canada*, Toronto: James Lorimer & Company, 1989, pp. 54-56.

拿大政客及其他人的虚假信息。^① 2018 年，在特鲁多访问印度期间，因谋杀未遂而被判刑的贾斯帕尔·阿特瓦尔（Jaspal Atwal）被邀请参加官方活动，引发了广泛的网络关注。加拿大国家安全与情报顾问对相关信息审查后认为，“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活动，这一争议背后极有可能是印度情报机构制造的假情报运动”^②。2020 年 12 月，加拿大快速响应机制（Rapid Response Mechanism）观察到印度新闻系统的活动增加，传播关于“加拿大政府偏袒锡克教”等信息。同时，多个亲印度人民党的有影响力人物、媒体及记者协同工作，利用隐蔽或自动账户，攻击加拿大的锡克教活动家和政治人物。^③

此外，印度也试图控制不利于政府的信息传播。如印度驻多伦多的副领事阿卢瓦利亚曾在 20 世纪中后期试图让强烈抨击印度政府的锡克教周报《代言人》（*The Spokesman*）停刊^④。再如，印度调查分析局情报人员创立印度虚假信息实验室，用以抹黑印度的国外批评者。加州活动家兼记者彼得·弗里德里希（Pieter Friedrich）曾公开批评印度人民党及其附属印度民族主义团体，该机构便对弗里德里希进行了抹黑和污蔑。^⑤

（六）关注与部署反情报工作

印度在北美的情报工作不仅涉及情报收集，还包括对自身安全的

^① Canadian Public Inquiry into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Federal Electoral Processes an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Before the Public Inquiry Into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Federal Electoral Processes an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https://foreigninterferencecommission.ca/fileadmin/foreign_interference_commission/Documents/Submissions/Factual_Phase/Sikh_Coalition.pdf, pp. 8-9, 访问时间：2024 年 11 月 13 日。

^② Canadian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Committee of Parliamentarians, “Special Report into the Allegations Associated with Prime Minister Trudeau’s Official Visit to India in February 2018”, <https://www.nsicop-cpsnr.ca/reports/rp-2018-12-03/SpecialReport-en.pdf>, p. 1, p. 24, 访问时间：2024 年 11 月 13 日。

^③ Rapid Response Mechanism Open Data Analysis, “Digital Information Ecosystem Report - December 2020”, https://foreigninterferencecommission.ca/fileadmin/foreign_interference_commission/Documents/Exhibits_and_Presentations/Exhibits/CAN016857.pdf, pp. 2-5, 访问时间：2024 年 11 月 13 日。

^④ Zuhair Kashmeri and Brian McAndrew, *Soft Target: How the Indian Intelligence Service Penetrated Canada*, Toronto: James Lorimer & Company, 1989, p. 19.

^⑤ Gerry Shih, Clara Ence Morse and Pranshu Verma, “Covert Indian Operation Seeks to Discredit Modi’s Critics in the U.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3/12/10/india-the-disinfo-lab-discredit-critics/>, 访问时间：2024 年 11 月 13 日。

反情报行动。印度通过派遣情报官员，对其驻北美使领馆进行严格的安全检查和反情报布置，确保其外交机构不被外国情报机构渗透。他们的反情报布置关注三个部分：物理安全，包括建筑物、周边防护、门锁、钥匙保管、安全照明等；文件安全，涉及机密文件的处理与分级；人员安全，包括个人性格和优缺点及背景调查。通过这些反情报行动，印度可以加强其驻外机构的安全，确保北美的情报网络能够在不受外部干扰的情况下运作。如在 20 世纪 50 年代，在时任印度情报局局长穆利克（B. N. Mullick）的坚持下，印总理尼赫鲁同意外交部改革其安全系统，并向驻华盛顿、纽约、伦敦、卡拉奇和达卡使团派驻了五个安全官员。其中，1958 年曼尼卡姆被派往华盛顿担任负责安全的一等秘书，并访问了墨西哥一段时间；哈帕尔·辛格（Harpal Singh）则前往纽约总领事馆担任二等秘书，他们强化了对当地使领馆的反情报布置，以解决使领馆安全工作中的问题。^①

四、印度对北美情报工作的效果

印度在北美长期开展的情报活动，已在多个层面产生实际效果。这些行动一方面有效遏制了分裂主义势力的跨境发展，并促成与北美国家在反恐情报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侨民社区内部的紧张、公众认知的变化，甚至在部分事件曝光后引发严重的外交摩擦。

（一）抑制了“卡利斯坦运动”

印度对北美情报工作的直接作用之一是抑制了锡克教分裂势力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卡利斯坦运动”。印度调查分析局通过深入渗透北美的锡克教社区，监控锡克教激进组织的活动，阻止了分裂主义势力在北美的扩张。此类情报工作在打击分裂主义者的资助、招募以及国际支持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如前所述，马图尔获得有关阿姆利则和菲罗兹布尔（Ferozpur）地区的“卡利斯坦运动”成员的详细信息。

^① R. N. Manickam, *Security, Espionage and Counter Intelligence*, New Delhi: Manas Publications, 2000, pp. 76-87.

于是在1989年3月，印度组织特种部队发起进攻。印度在这场为期一个月的行动中缴获了大量武器，并逮捕了数百名武装分子，极大削弱了巴巴尔·卡尔萨、宾德兰瓦勒虎队（Bhindranwale Tiger Force）和“卡利斯坦”解放组织（Khalistan Liberation Organisation）等恐怖组织的作战能力。^①通过情报人员的渗透，印度能够掌握“卡利斯坦运动”在北美的活动网络，揭露其与恐怖主义的联系，并向北美执法机构提供相关信息。印度调查分析局也通过提供关于锡克教激进组织的关键情报，推动了加拿大和美国情报机构对这些分裂主义者的监控。^②

（二）促进了印度与北美国家的反恐合作

印度在北美的情报工作也一定程度促进了印度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反恐合作。在调查锡克教分离主义相关问题上，印度与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相关机构建立了一定的合作关系，共享了与锡克教分离主义及相关恐怖主义活动的情报。相应合作加强了印度与北美国家之间的情报共享和联合行动，使得双方在应对跨国恐怖主义威胁时更加协调。印度情报工作不仅打击了来自北美的分裂主义威胁，也通过提供情报使得美国和加拿大能够更好地掌握锡克教极端主义分子的动态，特别是在1985年印度航空182号航班被炸事件后，加拿大和美国的安全部门与印度展开了更紧密的合作，^③这种双边反恐合作力度的提升，也提高了印度在国际情报界的地位。

（三）影响北美印侨社区的内外关系

印度情报工作对北美印侨社区间的关系产生了复杂且深远的影响。首先，印度的情报机构对北美锡克教社区的监控和情报渗透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印侨内部的紧张关系。虽然印度通过破坏锡克教分离主义者的组织结构和资金来源，成功地削弱了极端派，分化了其组

^① Yatish Yadav, *RAW: A History of India's Covert Operations*, New Delhi: Westland Publications, 2020, pp. 239-245.

^② B. Raman, *The Kaoboyz of R&AW: Down Memory Lane*, New Delhi: Lancer, 2007, pp.153-155.

^③ Ibid.

织。但这也导致了锡克教社区内的激进分子和温和派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造成了当地政治势力的分化，影响了社区的团结和相应社区在北美的社会和政治活动。而印度对锡克教社区的情报监控，也使得该社区的一些成员感受到了外部的压力，引发了印度与其侨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部分锡克教徒对印度政府的不满进一步加剧。此外，印度情报机构的秘密行动还一度破坏了当地民众对锡克教徒的印象。1988年，多伦多大学麦考利夫锡克研究所委托坦德玛研究公司（Tandemar Research Inc.）在蒙特利尔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旨在了解公众对包括锡克人在内的显性少数族裔的偏见。在蒙特利尔的偏见等级中，锡克人位居第三，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锡克人不值得信任^①。而近年来，印度政府对海外锡克教群体的再度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外界对该群体的审视，加之加拿大社会中反移民情绪的上升，使锡克人仍面临来自舆论与社会偏见的压力。

（四）导致印度与北美国家外交关系一度紧张

印度在北美的情报工作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也因涉嫌参与暗杀事件的曝光，导致了印度与相关国家外交关系的紧张以及印度国际形象受损。如前所述，印度特工在北美的行动曾被曝光，引发了当地媒体和政治界的广泛关注，同时导致了双方的外交风波，美国和加拿大一度驱逐了多名印度外交人员，部分政界人士指责印度干预了美加内政，^②迫使印度不得不在外交层面进行危机管理，试图通过外交途径修复受损的关系。这些情报活动的曝光，使印度在北美国家认知里不再仅仅是反恐和反分裂主义的合作伙伴，也被视为可能的威胁。此外，美加因此对印度政府的信任度有所下降，甚至影响了其他领域的

^① Zuhair Kashmeri and Brian McAndrew, *Soft Target: How the Indian Intelligence Service Penetrated Canada*, Toronto: James Lorimer & Company, 1989, pp.149-150.

^② Canadian Public Inquiry Into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Federal Electoral Processes an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Floor Transcript, Public Hearings, Volume 13”, https://foreigninterferencecommission.ca/fileadmin/user_upload/PIFI_-_Public_Hearings_-_Volume_13_-_April_9_2024_-_Floor_transcript.pdf, p.186, 访问时间：2024年11月13日。

合作，如加拿大便停止了和印度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①

五、结语

印度在北美的情报活动历史悠久，发展轨迹与运作不仅深刻反映了印度国家利益的演化，更体现出印度寻求应对国际战略格局变化的意图。自20世纪中期以来，印度情报机构，特别是调查分析局与情报局通过驻外使领馆、侨民网络与情报联络机制，在北美地区构建起层次分明、联动紧密的情报体系。其战略目标包括打击和遏制“卡利斯坦运动”、监控并影响海外印度裔社区、关注并影响北美对印度政策、塑造有利于印度的舆论氛围。这一情报体系主要依赖人力情报收集、跨国监控网络、多边情报协作、与政界的深度联系、进行舆论导向塑造，以及对反情报工作的强化，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海外情报运作机制。其运行取得一定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分离主义势力、推动了与北美国家的反恐合作，并提升了印度在相关国际议题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然而，在北美的情报活动也为印度带来负面影响。一方面，加剧了印侨社区内部与其所处社会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印度的情报活动引发包括暗杀案在内的外交争议，考验了其与美、加等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并给印度国际形象造成不利影响。印度在北美情报工作体现了其对北美相关舆论场、政界与侨民社群的渗透力，但印度在北美情报工作也暴露出制度困境与道义风险。

随着国际秩序的不断重塑，印度对北美的情报工作一方面会继续强化对分裂势力和外部威胁的监控、遏制，寻求其声称要维护的印度国家安全与统一；另一方面印度也将寻求保持情报活动与外交规范之间的平衡，避免陷入因情报工作引发的外交纠纷与战略反噬。

[责任编辑：李丽]

^① Rhik Kundu and Shashank Mattoo, “India-Canada FTA Talks Unlikely to Resume Soon”, <https://www.livemint.com/news/india/indiacanada-ftha-talks-unlikely-to-resume-soon-11714039684955.html>, 访问时间：2024年11月13日。